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四

邵陽魏源撰

秦風答問

問曰秦風皆國君之事無閭巷之風故世次易明然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邑之秦宣王命秦仲爲西垂大夫皆未列于諸侯故仲僅以字配邑安得同貢詩述職之例而得有國風者何駟驥小戎皆美襄公然平王封襄公爲諸侯秦于是始國通使聘享故終南其君也哉明美襄公始爲諸侯之事若駟驥篇田狩園囿之樂則先世附庸亦豈無之而至是再三歌詠者何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

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

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材木民以板爲室屋毛傳曰西戎板屋何

嘗有克復故地溫其在邑之事

毛傳在敵邑也

且旣爲襄公末年

最後之詩而列于蒹葭終南始爲諸侯之前者何曰三家

說明則羣疑冰渙矣左傳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

虔注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

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

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騶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

詩譜正義

夫知

爲襄公追錄先世之詩則是旣爲諸侯以後列于朝會貢

詩王朝而非在西陲大夫之日矣知駟騶小戎二篇非襄

公詩則田狩園囿皆先世始爲附庸之事而駟騶稱公乃

追錄時所加猶譜疏莊公爲追諡矣。知追錄其先世不專

指秦仲。

仲爲犬戎所殺

則小戎自是秦仲子莊公以兵七千破西

戎。故有兵車甲冑在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輅大邱

地并有之。居其故西大邱。故有溫其在邑之語。

秦本紀莊公子世父

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是以大邱爲故都邑之證。

宜其在兼葭終南二

篇之前矣。

曰兼葭詩何以爲刺襄公。曰毛詩刺襄公不用周禮。大旨得之。蓋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變周民也。幽邵皆公劉太王遺民。久習禮教。一旦爲秦所有。不以周道變戎俗。反以戎俗變周民。如蒼蒼之葭。遇霜而黃。肅殺之政。行忠

厚之風盡。意謂非此無以自強于戎翟乎。不知自強之道。在于求賢。其時故都遺老。隱處藪澤。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特時君尙詐力。則賢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難。尙德懷。則賢人來輔之。故求治順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遵禮教。遠開武靈騎射之風。近啟孝公富強之。漸流至春秋。諸侯終以夷狄擯秦。故詩人興霜露焉。毛傳反下

章白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然則下章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又何以取興乎故知詩以霜興肅殺非興禮教商鞅說孝公以霸易王難。卽此詩所刺爾。王氏夫

之詩廣傳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嗟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溯洄從之而阻長。不如溯游之

宛在也。使早知此，胡爲其溯洄哉。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于溯游者鮮矣。嗚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關以臨東國，屏周而攤之以令天下，先乎齊桓而霸，霸宛在矣。反周之舊，循周之迹，去幽厲之所傷，沿文武之所紀，御其民如輕車而率其道，如故轍。周之所以王者，秦卽以之。王不待六國之燔而始帝也，王宛在矣。宛在而不知求，逆求而不知所在，典章之在故府，獻老之在田間，交臂失之而孰與爲理乎。無已以逆取之，四百餘年而後得，尤不審而逆以守之，二世而遂亡。天下怨秦之不仁，惡秦之不義，賤秦之無禮，而孰知其一于不智也。蒹葭之詩刺之早矣。

曰秦本紀襄公七年平王封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卽有之。襄公十二年
 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時終南未爲秦
 有。而以終南詩屬之襄公者。何。孔疏則據鄭譜謂襄公卽
 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而以史記爲誤者。何。曰。孔
 疏曲徇鄭譜之繆也。襄公居汧。在今隴州。地理志秦今隴
 西秦谷。譜謂近烏鼠之山。其地在岐山西六百里。漢志右
 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考岐山在渭北。太壹卽
 太白山。在渭南。地相準直。并非指豐鎬之南山。况襄公受

賜岐西。雖地未至岐。而兵已至岐。則其南望終南。徘徊形勝。情所必有。此詩所由作也。至于文公破戎而遂有之。然岐以東。則雖獻之周。周亦實不能有。尙爲戎藪。秦本紀甯武德宣成五世。皆與戎力戰吞并。而德公元年卜居雍。後子孫當飲馬于河。則其疆域距河尙遠。而地之未淪于戎者。則又有于周晉。故周惠王與虢酒泉。在今同州府澄城縣。其時距東遷已將百載。而西畿尙爲周地。及晉惠公再返國時。入河外五城。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以賂于秦。故孝公今日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地里志曰。襄公後八世孫繆公稱伯。以河爲竟。秦本紀曰。繆公時秦

地始東至河。所謂拓地千里者卽此。孰謂襄公地已至河哉。故知終南爲兵至岐西之時。勸于平王許有岐豐之命而作。終南屏障豐鎬。形勝要害。襄公雖未復岐東而兵已至岐。且奉有賜岐豐之王命。故曰君子至止。其君也哉。皆臣下冀幸之詞。若曰此地久爲戎有。今我軍已至終南。扼據形勝。使戎地復見舊京文物。漢官威儀。豈不盛哉。不言戎服而言錦衣狐裘。正以變戎俗爲冀望之詞。猶周公東征未歸而有衮衣繡裳之觀也。蓋襄公未卒時。兵已至岐而作。服虔惟以蒹葭終南二詩屬之襄公。皆本韓詩以發秦風之全例。使左傳服注盡存。則季札觀樂一篇。其有功

于三家詩者可勝道哉。

問曰左氏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秦本紀繆公卒用人從死者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皆以爲刺繆公也集傳因渭陽康公爲太子詩而次于黃鳥之後因以臨其穴惴惴其栗爲三良自臨其穴鄭箋謂秦人謂臨三良之穴康公從父亂命生納諸壙則是兼刺康公者何或以詩中良人爲三良妻哀其夫之詞者何曰齊詩匡衡疏秦繆貴信而士多從死漢書敘傳田橫義過黃鳥而法言亦以荀息公孫杵曰秦大夫鑿繆公之側爲皆不食其言但三良

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用百身以贖之秦蒙毅對使臣曰昔者秦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然則三良非感恩慷慨自殉實出于繆公之遺命故應劭述秦繆君臣酒酣要死王粲因有臨沒要死焉得不隨之句明迫于不得已故秦人欲百身贖之耳繆公亂命康公從之皆在所刺吾以知書存秦誓非以嘉繆公之真能悔過也誠悔過于生前必不歌黃鳥于身後矣至以良人爲哀其夫微論與左傳不合且呂覽序意篇曰秋甲子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與秦誓之番番良士同例豈彼良人亦謂其夫乎

問晨風權輿二序皆刺康公忘穆公之業棄其賢臣者何

曰康公之棄賢于傳無徵卽以詩爲刺棄賢亦于三家詩

不合也後漢桓範與管甯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承訓

誨于道德之門厥途無由託思晨風類聚是明爲欲見賢

者之詩說苑及韓詩外傳載魏太子擊守中山使倉唐子

父文侯文侯問擊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黍離旣衛風父

子之詩詳邯鄲衛問答則晨風亦謂不敢忘父好賢之意君子謂

賢人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秦君思賢之詞也苟詩刺

嗣君忘父棄賢魏太子何爲誨之以感其父乎康公渭陽

念母霸業克紹何爲遽有棄賢之刺若執權輿篇爲棄賢

言一不
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留。諫不行。言不聽。則去。
未聞以口腹爲聯合也。醴酒不設。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
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
之士。非得觀我朶頤之士也。戰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
養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詭。矜其夸捷。以娛人主。于
榱題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飧。
下客草具。菜羹。其豢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于莘。
野。武丁得一士于傅巖。文王得一士于渭濱。皆未嘗食三
干之客于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于戎。得百里
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且屢敗。猶用孟

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奔秦如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竽响沫。惟捷捷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邊多有之。蓋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紹霸業始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之歟。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來也。既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關中而游士之風爲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于耕戰。蓋楚與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于此無譏焉。曰此以不飽無餘爲嗟者。雖

厭之可也。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權輿詩人。其馮諼之流乎。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唐人不以爲恥。雖以自命稷契之人。而有不辭嗔蹴之詠。權輿詩人。與衛風北門憂貧之大夫。皆自道其憐乞告哀之情。而無所渙忍。其皆唐詩所祖乎。視不食嗟來之餓夫。猶鴟鼠之嚇鷓鴣矣。至

夏屋之訓則王肅述毛云屋則受之于先君食則受之于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檀弓以堂防夏屋象馬鬣之封崔駰七依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楚詞大招陳夏屋之廣大揚子法言知夏屋之旃幪鄭箋別訓屋爲食具則與下章四簋相重與韓詩傳周人夏屋而商門之訓不合通典與毛傳夏大說文屋居之訓亦不合豈得舍檀弓夏屋之文借爾雅屋具之釋乎

曰無衣序刺用兵不言何世疏以在晨風渭陽閒謂刺康

公而又謂康公當周頃王匡王時王命不行于諸侯秦又未嘗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乃爲臣之義不當言刺因謂刺康公用王法興師者何或又謂定四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謂詩卽秦哀公所作王謂楚王子謂申包胥仇謂吳人也若然則其詩遠在陳靈之後者何曰疏說附箋強鑿爲刺非毛義非三家之義毛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是陳其先世勤王敵愾之事故包胥之役哀公賦此以出師若爲直刺用兵則是賦以拒七日之哭何爲出五百乘之師乎若更據此以爲

詩作于秦哀公。夫子應楚昭之聘，聞其詩而錄之，則是國風不待陳于王朝，而凡滄浪之詠，接輿之歌，鸚鵡之謠，皆可傳聞采錄矣。豈知經例者哉。地里志言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此魯詩以無衣與駟驥小戎，皆秦先世美詩之證。若刺康公用兵，則民不樂戰，曷爲引以證秦俗之勇敢乎。考秦風自終南以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而後此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室者，功莫盛于文公。不應反無一詩，則無衣殆勸于平王，賜岐之命，踴躍用

兵同仇赴敵。而康公時追錄先世之詩。故編于康公詩內。如駟騫小戎。追錄于襄公之世。而毛序并以爲美襄公。又如商頌。作于正考父。以其樂作于宋襄時。而韓詩序以美宋襄公歟。故知秦風一陳于秦襄初受王命爲諸侯之時。再陳于晉伯主盟之日。周室衰微。秦必不肯以黃鳥刺繆之詩。上陳于周。故知皆晉伯所代。陳啟源曲傳箋疏。利用兵之義。因謂秦自商君立首虜之令。始以好戰稱雄。方春秋時與晉用兵。殆十遇九敗。以駁秦俗強悍樂戰之說。不但顯違漢志。且秦以西垂養馬大夫耳。驪山之敗。四面皆戎。而文公岐山一旅。盡收已覆之神京。屢世蠶食。竟霸西戎。至于穆公三置晉君。一救荆

言一
禍益國二十擴地千里遂與晉楚爲敵豈得因殺師一敗
遂并韓原之獲雄濟河之焚舟岐東之拓地申胥之復楚
皆謂秦兵不足用乎季札聞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其周之舊乎誦詩而聞國政知必有能辨之者

曰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穆姬死秦送其弟重耳
入晉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渭陽之詩說與毛
同而集傳引廣漢張氏謂康公有念母之良心而卒不能
自克于令狐之役然則渭陽之情不終而錄其詩者何曰
此詩序箋皆不得康公之情幾以送重耳與送夷吾無異
而廣漢張氏尤爲替說蓋康母穆姬申生之同母女兄也

申生臨死以重耳爲寄

穀梁傳

故里克丕鄭皆欲立之秦穆

亦仁而欲納之惑于公子繫之邪謀貪河外五城之賂乃樹夷吾以自利穆姬則怨夷吾之背約不納羣公子也每欲立重耳而未遂其志故國語穆公享重耳賦鳩飛韋昭謂取我心憂傷念昔先人之義言穆姬已卒念傷亡人思成次子渭陽之志猶鳩飛之志也夫子于詩錄渭陽責秦穆之舍明立昏而納重耳之晚也罪穆公不罪康公也亦猶書存秦誓罪其悔過之晚不足贖其殲師之罪也黃鳥之刺且在誓殺之後惟其但咎捷捷之譎言無一自怨自艾之誠惻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旋卽殉于咸陽之穴也

詩存五伯。桓文而外。莫盛于楚莊之存陳。而秦穆宋襄。皆
功不補過焉。奈何舍穆公而責康公乎。然則康公令狐之
役。何以異于秦穆。曰。公子雍長而賢。文公愛之而仕諸秦。
故康公因晉之迎立。納之以繼文業。而終母志。晉人忌長
貪幼。中道背秦。以有令狐之役。卒致夷臯之弑。國幾中絕。
計莫斯謬。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
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故多與之徒役。正渭陽之情。由張
氏之說。豈欲其拒晉之求。而挾以爲市乎。豈以責繆之納
夷吾者。并責康之納雍乎。豈以令狐之役。當徒手就戮。投
雍死地。而不當拒戰乎。渭陽一詩。關于晉之伯業者甚大。

關於秦穆之功過詩書之大誼者甚深。故曰秦風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問顧炎武謂秦本紀會稽刻石于禁制男女淫佚一事詞繁不殺。至與并六王一四海之功並舉。然則秦俗果至始皇而一變乎。曰會稽刻石專指吳越民俗而言。若秦風之不淫則不自始皇也。王氏夫之詩廣傳曰秦無燕婉褻情之詩。秦之夫婦猶正也。秦之君臣父子昆弟朋友其薄甚矣。而夫婦猶正。雖無道猶足以霸王。而關東之國禽鴆豕聚舉天下而爲一隅。困亦有以夫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之域血氣之所樂趨也。君子弗能絕。而况細人乎。善治

民者思其啟閉而消息之弗能盡閉也猶其弗能盡啟也
汧渭之交河山之裏天府之國民腴而血氣充又惡能盡
閉哉啟之此則閉之彼矣故昔者公劉之民嘗強矣因乎
戎而豎戾未革也周之先王閉之于殺伐而啟之于情欲
然後其民也相親而不競二南之所以爲天下仁也逮乎
幽厲之世民已積柔而惰淫繼之殺伐之習弗容閉矣秦
人藥之遂閉之于情欲而啟之于殺伐于是其民豎戾復
作而忘其惰淫婦人且將競焉秦風所以爲天下雄也故
曰情欲陰也殺伐亦陰也陰弗能盡閉而君子重用之一
啟一閉之間強弱之司王霸之辨人心風會之醇漓大可

見矣。漢唐都周秦之故壤。其民一也。漢教近周。唐教近秦。而聲詩亦異焉。西京之製。夷猶婉婉。雖以李陵之駘息夫。躬之戾。猶然其無促絞。唐自大歷以後。河北藩鎮殺伐日張。韓愈孟郊李賀始以其車鄰馘駟之音。倡天下。傲辟褊刻險陂之字。無復餘思。而爲之譽者曰。起八代之衰。然則秦風之肅殺。亦以起二南之衰。與蒹葭霜露。秦風所由變也。

陳曹答問

問曰。匡衡疏云。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地里志云。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潛夫論亦引不續其麻爲休。其蠶績起學巫覡鼓舞事神之證。則三家詩並以爲風俗之失。獨序以首篇宛邱刺幽公。續序因以次篇東門之枌。並刺幽公。而陳啟源因斥三家之誣。謂太姬生承聖化。出配胡公。何以畱連巫覡。且陳之士民。何以不從君化而獨化于夫人。數百年不變者。何曰。毛詩三家本無甚闕。而陳氏自闕之也。宛邱傳以

子謂大夫則是臣民之習俗東門之杌謂國之交會男女所聚而子仲及原皆大夫之氏鄭譜亦謂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則詩縱作于幽公之世而俗非幽公一人所致明矣巫祝列于周官楚俗又尙巫鬼太姬封陳近鄰楚地因其舊俗無子祈禱特等姜嫄之禋祀尙殊鄭衛之淫風陳亡靈公非以巫覡故陳風十篇其七皆刺君荒淫而刺巫覡歌舞惟首二篇豈謂一國所尙惟茲一事且大姒不能化管蔡而惟疑太姬不能坊民乎陳氏又謂首序出自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然則魏檜二國無一世次豈當時采風之官預知漢世

史記無魏檜世家而預缺之歟。且陳氏于齊風寧及二東方篇序不言何世者。又取孫毓至哀至襄未審所刺何君之說。且謂詩序亦考其人于史。典文放失。無容悉知。然則采風官之原序。固已放失。今之首序。又何人考史所傳會歟。三家詩序同出子夏荀卿。而毛詩動輒歧異。豈采風之始。卽已不倫。或序如此。或序如彼歟。

問衡門毛傳。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是賢者隱居求志之誼。鄭箋曲傳。續序愿無立志之說。以易毛誼。毋乃間用三家詩說乎。曰。鄭箋絕無所本。以魯韓遺說考之。韓詩外傳。子夏讀詩畢。歎曰。詩上有堯舜之道。三王之義。雖

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列女傳老萊子。卻楚王之聘。亦引是詩以明志。漢處士嚴發。殘碑君有曾閔之行。棲遲衡門。又山陽太守祀睦後碑。色斯舉矣。歿身衡門。從事武梁碑。安衡門之陋。樂朝聞之義。蔡邕賦曰。甘衡門以留仁兮。詠都人以思歸。古文苑則魯韓與毛傳同誼。卽云誘僖公。亦謂賢者無求于人。而人君自當求之。非如箋說之回適難通矣。

問陳風十篇。惟月出。株林。澤陂。三序以爲刺淫。而子謂自首一篇。刺巫風。衡門。刺遺賢外。其七皆刺淫者。何。子于義

例篇謂衡門爲野有遺賢之刺。毛傳異于序箋。或疑箋本

魯韓者何。曰七篇皆刺淫之詩者。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序

皆刺時。毛有成例。詳義而一則傳云相遇而歌。箋改訓晤

會續序詳義例篇一則箋云女留他色。星明不至。照其爲刺男女

時俗之詩。不待問矣。

墓門刺陳佗。而傳以夫爲傳相續序。惜佗無良師。傳箋疏

皆欲佗誅退惡師。毋終致禍難。夫佗殺太子免。而篡其國。

豈誅退惡師。遂免于罪。詩人爲佗謀何忠。于討賊何悖。考

公羊傳。佗淫于蔡。蔡人殺之。而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

宋過陳。遇采桑辯女。使之歌。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云

云楚詞天問云昏微遵迹有狄不甯何繁烏萃棘負子肆
情王逸天問注言解居甫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
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云云則明爲陳
人刺佗好淫之詩故辯女引以拒狂夫左傳襄二十五年
鄭師入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
以奔墓是陳墓門古木翳蒼可以避兵故可爲行淫期會
之地楚詞王逸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佚戎狄之行亦
以墓門爲幽僻之所是詩蓋作于桓公之世佗每微行爲
狹邪之游故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桓公明知佗之無行
而不早爲之所故曰知而巳誰實使之其後佗篡弑得

國卒以外淫被殺。詩人若預知之者，所以爲防亂未明。箋
乃謂作于佗殺君自立之後，刺其不誅退惡師，終致禍難。
何其忠謀于亂賊若是哉。

防有鵠巢序，謂憂讒賊然乎。曰：爾雅注引韓詩心焉惕惕。

以爲說人。釋文引韓詩誰若曰：誰佞張壅蔽于所美之人乎。

說文：佞，有壅蔽也。則爲刺男女之詞，明非憂讒賊之詩矣。

至月出以下三序，明皆刺淫。然前二篇不言所刺何人，或
以爲皆刺靈公，可信乎。曰：陳以淫亡國，其事莫大于夏姬
之事。何楷以舒窈糾兮，舒擾受兮，舒天紹兮，皆徵舒懟于
靈公，而詩人危之之詞，故列于株林之前，殆不無億中焉。

澤陂在株林之後爲陳靈時事無疑但碩大且儼非冶蕩
之詞鄭箋以詞害志惟詩義折中曰美人賢人也一國之
美止有此人可謂少矣弃而不用傷如之何詩人之寤寐
滂汙賈生之痛哭流涕也蒲荷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
生泥汚而能絜君子之華也其冶洩諫靈公時所作乎誼
主思賢雖于三家詩無證而義優于鄭箋矣陳風之淫不
減衛鄭一滅于狄一滅于楚而鄭後亡者亂自上則先覆
其國亂自下則漸流于天下也王氏詩廣傳曰奚以知人
之終爲禽獸也遽而已矣飲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共
而別者別之以度乎君子舒焉小人劬焉禽獸驅焉君子

甯焉。小人營焉。禽獸奔焉。奔其心。弗奔其容。容所不迷。而心或懲矣。奔其容。弗奔其音。音所不迫。而容或懲矣。奔其音。莫有或懲之者矣。月出之汨澌而促。卽也。株林之迫。迨而子竭也。箕子立其側。比干死其旁。無能已其奔心。况泄冷乎。

吾讀詩而知聖人存五伯以續王迹也。讀變風終于陳靈而知聖人于楚莊之存陳也。齊唐衛鄭曹檜皆無桓文以後之詩。固皆桓文所陳。惟秦風黃鳥以下。陳風株林等篇。皆在晉文之後。知其錄秦穆楚莊之伯。無疑焉。商頌終于殷武。爲宋襄述父伐楚之事。韓詩說知爲錄宋襄之伯。無疑。

焉。雖然宋襄不足道。秦穆悔過已晚。最雋者其楚莊乎。圍鄭服而舍之。討陳罪而封之。雖齊桓存三亡國。不是過也。圍宋可取而卒踐盟。雖晉文之服原。不是過也。勝晉于邲。不忍殲民于河而還師。佚之。雖王者之師。不是過焉。至從巫臣之諫而卻夏姬。殆桓文之溺色所不能焉。討陳誅逆。陳其風于王朝。尤荆舒所未有焉。故嘗謂楚莊之功。不亞桓文。而賢過桓文。爲中夏之桓文。易爲用夏變夷之楚莊。難。春秋始書荆。繼書楚。始書人。繼書子。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而夫子用世之志。自魯衛外。惟思用齊用楚。聖人之不終夷楚。章章矣。而論者且以僭王問鼎議之。夫沿襲先世。

之稱未嘗施于陳詩周室之日。至以下國覲王朝。欽先王宗彝典寶之盛。而取其大小輕重。與夫子問禮于周室。問禮于太廟。何異。楚莊不忍于陳鄭。而忍于周乎。使此問不出于楚莊。而出于知莒之下士。魯衛之韋布。王孫滿亦震而疑之乎。內不足者多慚懼。詎楚子意計所及哉。

問曰。曹風蜉蝣之詩。鄭注禮用韓詩。刺不忠信之人。而箋從刺奢之敘者。何曰。未見詩箋之優于禮注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本有變易之制。未聞麻雪稱奢。而詩人遽憂其無所說。駕然則必廬曹之大布。許行之衣冠。魏風葛屨。不爲儉嗇。唐君衣裳。可弗曳婁乎。毛詩因檜風首篇刺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遂連及曹風豈小國之君必首病者服乎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詩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正義謂疾虛華之言無實也則是衣裳采楚喻羽翼之鮮潔朝生暮死興美言之難信孰若惻惻無華者可與依歸乎欲其親諒士遠佞人也以興爲賦毛詩之失也

曰候人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而三百赤芾卽左傳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爲毛傳大夫乘軒之所本是此詩與左傳相證尙有何疑乎曰左氏不言乘軒者何人毛

傳謂大夫以上諸侯之制。夫小國皆大夫五人。以蕞爾之

曹。卽兵車且未必三百乘。而有此乘軒赤芾之大夫。十倍

王朝之數。天子二十七大夫則盡國賦所入不足供其半。何待晉

師之入乎。考晉世家。晉師入曹。數其不用僇負羈而美女

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盛于女寵。非大夫三命赤芾乘軒之

謂也。凡經傳言芾言韍言鞞言韠者。皆是蔽膝。女之巾如

男之鞞。皆茅蒐染韋爲之。其色赤黃。故東門詩之茹蕝。卽

女之赤芾也。齊桓公歸衛夫人以魚軒。是女乘安車也。詩

中以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並言又以婉孌季女。喻賢才之

淪弃。皆對女寵而言。吾聞之也。楚之鐵劍利則倡優拙。令

賢者荷戈歿而不之卹。蟪蛄淫泆之氣。恆朝墜于南山。梁
鴉不濡之翼。徒粲粲其衣服。自以爲湛樂未央也。晉師西
來。能令婦人乘軒以戰乎。衛懿軒鶴而不知所拒狄。曹共
軒女而不圖所拒晉。歌管未終。舞衣未卷。而壘環其四郊
矣。國語所謂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國策所
謂凶年士不饜糠粒。而君鵝鶩有餘糧。士不足裋褐。而後
宮繡文絲縠者數百。蓋古時曹濮之間。爲商賈之都會。貨
財聲色所藪澤。陶朱端木皆賈其閒。故國小而淫。與陳鄭
相等。其後曹滅于宋。而記言宋音燕女溺志。亦其遺風餘
俗歟。自毛傳以赤芾乘軒爲大夫。不但與史記魯詩不符。

而誦詩論世。茫如雲霧矣。

問：鳴鳩刺不壹，而曰：正是四國。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伯云云。俱非所望于小國之君，而以之責曹君者，何？曰：此詩當與下泉思賢伯同義。非責其君也。曹共公時，晉文公受策命爲侯伯。正所謂四國之長者，而城濮之役，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畀宋人。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孺譏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之田，以曹地分賜諸侯，而衛地之分，不見于傳。則是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不壹不均，可見矣。大國之字，小國猶鳴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知

下泉之義則知鳴鳩正是四國之誼矣故不云刺其君而云刺不壹其所望于晉伯者婉而切矣

問曹人背霸非背周也宋之霸曹圍焉晉之霸曹入焉然則天下無霸而曹安天下有霸而曹危而曹人下泉思霸者何若謂晉宋之霸非郇之霸故感晉宋而思郇則再三念周京念京師者何曰詩刺曹人之背霸無王非刺二霸之不庇曹也昔者狄滅邢衛逼曹之北楚寇鄭許逼曹之南齊桓起北卻狄南卻楚而曹安于中何必郇伯始能膏雨于曹乎陳蔡申呂最近于楚而鄭次之其從楚尙迫于不得已若衛則北方大國而曹介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

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從楚。何爲者。曹衛從則天下諸侯皆南面朝楚。周之大事去矣。故晉文不伐曹衛。則不能制楚而翼王室。雖郇伯復興。能聽曹之嘸楚而背中夏乎。犯霸卽楚爲天下繆。曾不知念宗盟而嚮京師。故詩人憂之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欲其因伯以通于王。未聞卽乎楚而求免于霸也。周室雖衰。而王靈尙可以底下國。猶下泉尙可以浸苞稂。奈何舍宗盟其主而附蠻夷。故曰。曹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非無霸也。曹人之心無之也。問焦氏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措以晉荀躒納周敬王事當之。其說若何。曰。周敬王事

在晉頃魯昭之世。距陳靈已九十二年。定王八年。至敬王四年。距晉

文則百有餘年。又納王亦是晉侯之功。何得歸美荀躒。決非詩人所指。曹風四篇自是晉文入曹所陳。故傳曰曹文昭也。晉武穆也。會諸侯而滅同姓不可。乃復封曹。下泉美郕伯。正以郕及曹同爲文昭。殆作于分田畀宋執而未封之時。以郕伯望晉文。故晉文悅而封之。烏得下移百餘年之久乎。左傳蔡雍曹滕畢原酈郕。文之昭也。服虔謂郕在解梁縣東。郕瑕氏之虛。水經注涑水西徑郕城。郕伯故國也。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是郕伯侯爵。而二十四年秦晉大夫盟于郕。則地已入晉矣。臣贊曰。今河東有荀城。古郕國。蓋荀郕同字。晉滅之以爲

荀彧以郇爲州伯。則河東冀州之伯。烏能勞及于青州之曹。當從毛傳爲二伯之一。主東諸侯者。考西周時十年無王。惟厲王流汾。共和攝政之世。王子朝告諸侯曰。厲王戾虐。民心弗忍。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杜注間與也。去其位。間與王室之政事。孔疏謂指共和攝政。則是共伯和攝政于內。郇伯勞來于外。皆同姓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事故。十年無王而下泉詩人。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苟追述西周之盛。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何僅以四國有王歸功方伯乎。

幽王荅問

問曰。幽風所紀節候皆遲于月令。有謂幽風用周正。故一

之日二之日三之日。明以仲冬爲歲首。而七月流火與堯

與仲夏日永星火相去兩月者。有謂幽土晚寒。此毛鄭之說。係據謂

雖晚猶寒。陸德明謂節晚而氣寒。故于耜舉趾。非季冬孟春之期。纘武大

闕。非周官仲冬之月。改歲而後入室。仲冬孟春而後藏冰之

日夏正月也。非季秋季冬之候。此人事之晚也。鴉鳴不于五

月木落。不于季秋。十月嘗稻。嘗麻。不于秋之季。仲十月穫稻九月

直此物候之晚也。與周官月令不齊者。何曰。詩三百篇皆

用夏正。無周正者。所以通民俗。如采薇春日之雅。臣工莫

春之頌使爲周正則春莫必夏之正月安有遲萋啗祁之
景來牟將熟之徵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而百
卉腓冬日烈烈而飄風發至于春日之倉庚九月之蕭霜
又幽風夏令之明文豈有公劉當夏世而反用周正乎集傳
據月令流火在六月朱公遷據歲差謂公劉時當五六月
之交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次章
卽承二月言之月令倉庚鳴夏正采蘋時在仲春二月也
三章卽繼三月言之蠶月三月也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
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
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重之八章宜繼一之
日矣舍一重二者豈當發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
堯典中星春夏交舉其次秋
冬舉其宿故鄭志謂日永星火爲大火之次而七月流火
爲心星詳幽風正義蓋每次三十度有奇其閒非特一宿月令

孟秋日在翼昏斗中且畢中距堯時止差二十餘度不及

一次矧退至周公輔政時七百餘年約十二度

孟秋日在軫昏牽牛

中日再退至公劉時又七八度

孟秋日在角昏女中且參中

則距唐虞

不遠矣當其時斗牛昏中則大火在西南隅申位故曰流

火安得謂爲改次改月之證乎至于地氣寒燠區南北不

區東西日行南陸則近地而溫日行北陸則遠地而寒若

南北相同則雖由東海以至西海總爲日道所必經故層

冰飛雪多在極北之區而于闐葱嶺無殊震旦之候矧周

禮作于鎬京月令作于咸陽與幽同爲雍州之域相去二

三百里安得氣候寒燠頓殊月數乎

子嘗冬月來往邠州其氣候與齊魯無異

詩口微

中編之四

幽王荅問

詩

不但同于然則其不同奈何曰七月公劉豳國之民風也

其時則夏時其政則夏政也王者通三統以建三正必于

三微之月故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以明三統之義

毛傳

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舉三正畢而四之日復從周起又四月秀

萋傳曰稱月者由其物成稱日者由其物生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以日言也

周正建子陽

氣始施黃泉萬物始養根株微而未著故言天正者其數

常先夏正建寅萬物相見孚達而出人得加功故言人正

者其數恆後先者尙文則以夜半爲朔凡事皆溯其始後

者尙忠則以平旦爲朔凡事皆要其成我觀夏道于豳風

得夏時之等焉何則七月所陳惟農桑衣食二事而月令

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籍。夏小正則正月農緯厥耒。卽此
三之日于耜也。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則私田尙未
服。故二月始言往耬。耬者摩田之器。卽此四之日舉趾也。
月令季秋嘗稻。而夏小正十一月始稱嗇。人不從。明農事
始息。卽此之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也。民食以稼穡爲正。
瓜果爲助。而小正八月剝瓜。且在七月食瓜之後。食之蚤
藏之遲也。是諸書言農事。周人溯其始。夏人要其成矣。夏
小正三月攝桑。妾子始蠶。而此詩蠶月不言何月者。樹有
殊種。蠶有食博棘
樂蕭之不同蠶有再三月有奇閏。難專系諸建辰之
月。故采蘋倉庚鳴。上溯于仲春。綏多士女之月。七月次章
皆仲春之

事與夏小正而下該于夏月晚蠶伐桑之時故小正丹鳥

二月相表裏差白鳥明盛夏蚊蚋多而蠶始不育也西北蚊蚋較少于南方故小正繫之

八月明六七月以前皆治絲之月八月載績麻事起而絲事始畢焉是幽

風之言蠶月要其成而非溯其始矣月令季冬取冰卽納

而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則必小正魚陟負冰之時而藏

冰始畢者歲寒之蚤晚不可必也四之日獻羔卽啟冰之時而小正三月頒冰者

啟之于二月頒之于三月也月令周禮仲冬大閱小正亦十一月王狩

陳筋革傳曰省甲兵也而必申之曰嗇人不從示恐妨農事而此

則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者惟恐狩事之妨農故再遲其

期也至于月令五月鴟始鳴非謂鳴之終季秋草木黃落

非必落之盡。幽風人事既皆要其成，則物候亦舉其終。故
曰：七月鳴鴈，十月隕籜矣。雨暘不敢必，諸天燠寒不敢必。
諸天一穀之收，一絲之熟，一冰之藏，不敢必，諸天甚至一
鳥一籜之鳴隕，必眾目共驗而後徵其詞，成其信，其謀之
也極豫，其成之也極久。肫肫乎竺竺乎夏后氏之忠教也。
行葦美公劉而序曰：忠厚。詳大雅成王詩發微公劉當夏后氏之世，
其教宜尚忠而忠教莫著于幽風。茶糲以食農夫，糴漚以
介眉壽，獻羔以薦寢廟，非飲食而致孝鬼神也。衣褐于貉
以卒歲，元朱裳裘以朝祭，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也。毛傳朱深經
也。祭服元衣纁裳。稼既同而入執宮功，屋亟乘而旋播百穀，卑宮

室而盡力溝洫也。故夫子再曰禹無閒然矣。明繼周者當變周之文用夏之忠。董生明春秋三統之義者也。曰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稍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是故禹貢小正二書外。于詩篤公劉。見夏世徹田軍旅宗法燕飲。度邑居民之制。于七月見夏世養民養老昏姻蒐狩學校藏冰力役之制。而幽王居變風之終。明詩亡而後春秋作。後有王者救文之弊。莫若忠。幽者忠之準。而王者文之敝也。季札之倫。尙未足語于斯已。

曰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以爲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于昏姻無與也。集傳始以爲公

子取于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其公子同歸而遠其

父母爲悲則于傷悲殆及之文雖合而于同歸未安婦人

謂嫁曰歸安得以于歸之文同諸公子陳啟源據春秋諸侯不內取于國中

之說則詩言公子非言世子也不足以難集傳鄭箋訓爲幽民與公子同嫁則下

文爲公子裳爲公子裘復不一例而謂七月見夏世昏姻

之制者何曰經不以疑詞惑人殆及公子同歸旣于女公

子爲協則下章爲公子之裳裘皆謂女公子也諸侯之女

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

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公羊傳策上姬之館

于羣公子之舍又云邾婁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古者諸侯嫁女同

于宮中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幽王荅問

姓二國媵之如無同姓之國與或嫁于大夫而使大夫同

姓者主之勢不得取媵于異國則其媵必取之同姓士大

夫文明矣其媵既與公子同嫁

白虎通曰姪弟年雖少猶從適人而後還待年于父

母之理得獻裘裳于公子故箋以我朱孔陽爲公子裳謂

厚于其所貴而貉以自爲裘狐狸以共尊者尊貴其嫡而卑賤不敢先服忠敬之至也若爲男公子則安得曰同歸

既非同歸則國人安得以裳裘獻之公子哉蓋治衣者內

職所專而衣事以絲麻爲正裘褐爲助蠶事起于仲春冰

泮綏多女士之時而授衣終于霜降逆女之候與夏小正

所言相表裏終始

夏小正九月王始裘熊羆貉貉則穴若蟄

夏世昏姻之制孰

詳于是。曰：幽詩惟言農桑衣食，詳于養而不及教，而以為見學校之制者，何？曰：躋彼公堂，毛傳謂公堂，學校也。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觥以誓眾，兩尊曰朋，卽黨正歲終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事，與鄉飲酒禮相近。故鄭周禮注云：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故于農隙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焉。蓋穫稻釀酒以介眉壽，親其親矣。獻斝于公，上執宮功，長其長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不言養士而士出其中矣。王氏夫之曰：聖人之于其家也，以天下治之，故其道高明于天下也。以家治之，故其德敦厚。故曰：聖人配天。

地聖人之所以爲天下王也。故曰七月陳王業也。何言乎以天下治其家，不滯其家之謂也。何言乎以家治天下，不略乎天下之謂也。昔者孔子不得于衛，去而適陳，絕糧于道，陳之去衛，非有千里之遙也。裹糧不宿，餒而不憂，因時而行，死生不惑其志，斯以聖矣。使爲天下圖者而然也，則爲寄生之君矣。昔者大禹受命治水，胼手胝足，經營溝洫，咫尺之上，升勺之水利，無不盡。降躬卑服，忘身求利，以勤天下，斯以聖矣。使爲家計者而然也，則南畝之鄙夫矣。故曰爲人君者，患不廣大，言其容也。非言其泰也。爲人臣者，患不節儉，言其不僭也。非言其細也。爲人臣而細以親利。

則忘乎忠爲人君而泰以廢事則忘乎仁仁覆天下而爲天下之父母者其唯密乎故易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去其矜高之志尊而謀卑賢而謀不肖纖細不遺委曲而緻知密之用者乃可與民同患而爲天下王故曰七月陳王業也

問東山勞還卒之詩獨惓惓于夫婦兒女之情者何曰王夫之詩廣傳曰古者兵農合一謂卽農簡兵而無世籍之兵也非古人之兵其農而農其兵也兵其農則無農農其兵則無兵亂天下之道也欲知兵農之不可合觀其情而已矣欲知古人之不合兵于農觀其求天下之情者而已

矣。七月以勞農也。東山以勞兵也。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而樸者多得之于飲食。佻者多得之于男女。農樸而兵佻。故勞農以食。而勞兵以色。非勞者之殊之也。欲得其情。不容不殊也。假令以東山而勞其農。是佚農而狂之矣。假令以七月而勞其兵。是窘兵而罷之矣。故七月東山有異情。而知兵農之分。鹿鳴四牡有異道。而知文武之分。又曰。不毗于憂樂者。可與通天下之憂樂矣。惟毗于憂。則不通天下之樂。并不通天下之所憂。毗于樂。將不通天下之憂。抑將不通天下之所樂。故曰。一葉蔽目。不見泰岱。一豆塞耳。不聞雷霆。言略也。周公之徂東山也。其憂切矣。自東凱旋。

其樂大矣。獨宿之悲，結禱之喜，夫何足以當公之憂樂而爲爾不忘邪？于以見公之裕于憂樂而旁通無蔽也。謂宗社大而行旅之勞細，謂君臣兄弟之故大而夫婦之情私，然則率天下以生死于君子之一情而尙不足厭也，則亦理之所固不可矣。故曰不裕于理，未有能通天下之志者也。誦東山之詩，若未嘗有流言之懼，風雷之迎也，斯以爲周公矣乎。

問子論鴟鴞之詩，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于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襁褓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駝言命以唐誥而封于

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于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序之錯簡乎成王卽位之年果襁褓耶抑十有三歲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至唐康彤聲雖近上林賦注云陶唐當作陰康又書大傳伯禽康叔見周公三見三答往問商子告以喬杼父子之道二子明日往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乃勞而食之云云亦明爲唐叔之誤古者兄弟之子猶子故疏廣疏受傳並稱父子若康叔于周公兄弟不當告以父子之道且不當稱二子然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曰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

何年然天子親弟卽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

卽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

王時已封于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括地志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于衛豈至是始封哉卽使

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日唐叔史記武王克殷

卽位社南衛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于衛乎且三

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間嘉禾書大傳成王時

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

公子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

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于兵所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

可改而成王周公之心。天日其麗矣。至成王卽位之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慎不從。以爲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謂冠于周公出居東都之後。譙周據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是成王年十五除喪。周公冠之而出。則又與二年克殷不合。竊謂古尙書說是也。以上孔疏宋王儉諒闇議曰。大戴禮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

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禮志又周禮疏引許慎異義。君薨

耐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期年而後烝嘗于廟。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于畢。周公卽冠。成王于文武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則善，意于惡則惡。譬猶練絲，染之素則素，染之赤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亦今文尙書說。若夫襁褓負辰之言，則由于誤讀保傅篇之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譌爲卽天子位後之事。別詳周頌荅問篇。

問書序成王旣黜殷命，成王旣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此四國舉管蔡商奄不數，淮夷及霍叔者，正義謂淮夷非諸夏之國，霍叔罪輕不數之。集傳以爲四方之國者，何曰書序多方篇云告爾四國多方，則是多方在四國之外。考管蔡同監殷墟，未嘗別爲一國，而逸周書作雒解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又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則是所征四國者殷一也。奄二也。徐卽淮夷三也。熊盈等族四也。孟子言周公伐奄滅國者五十。則是東方叛黨甚多。以四國爲盟主。熊盈等族當是荆舒楚地。故史記及論衡有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語。而孟子亦言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征熊盈等族之事。正義反謂淮夷非中國。故不數之。曲傅毛傳不足責。書序不及征熊盈者。無詔誥之書。故不序及也。

問曰子據鄭譜後王于幽爲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由然周

之東遷勢已不競春秋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遲之以俟
四十九年者何曰吾于是見聖人忠恕之至也畏天命之
至也方平王之初立也外迫戎翟之禍而岐豐既非所有

秦本紀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平王賜以岐西地內畏攜

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之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杜注以

王之偪而西畿亦不敢居
爲伯服非也史記幽王三年得褒姒十一年死于犬戎伯服僅七八歲安能爭國且史言申侯犬戎殺幽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安得獨遺伯服故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人卽人及犬戎入周殺王及王子伯盤虢公翰立王子余

臣于故始立僅依于申

周本紀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曰左傳正義引紀年云申

侯魯侯及許文公子立平王于

申是平王始立卽不在西都也繼遂東遷于雒
年表在聖

人以爲尙望其後也及二十一年晉文侯既替攜王以除

其偪

左傳正義引紀年云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

秦文公亦破戎復

故畿以獻之周

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西戎戎敗走于是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隸之

周年表當平王二十一年

苟有中興撥亂之志復還舊都號令天下任

衛武修其內倚秦晉攘其外安見不可復宣王之舊故武

公抑篇作于耄年而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替蠻方匪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皆猶惓惓于平

王之光復舊物此時而遽以春秋繼詩絕之于王迹聖人

不若是忽也而平王弁髦故都偏安下國西畿故地漸爲

戎藪後漢書西羌傳曰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偪諸夏

自隴山以東及乎伊雒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獯邽冀

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當春秋時閒在諸夏與盟會然則戍申戍甫皆平王末年之事夷狄始不可制王迹遂不可復矣蓋西周以前戎狄雖代爲邊患至其錯處中夏實始東周之世北狄則滅邢衛病燕齊至出襄王而立叔帶西戎則偪處伊洛東侵曹魯甚入王城而寇京師故公羊傳言中國不絕若綫論語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欲不以攘夷子齊晉存伯功繼王迹其得已哉且王迹大者無過禮樂征伐東遷之初諸侯猶假王靈以號召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邾秦偕王師伐魏二

邾本附庸而進爵爲子。滕薛杞本列侯而降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于天子。諸侯之妾不敢僭稱夫人。虎牢入鄭。仍奪歸王朝。曲沃篡宗則興師致討。是命德討罪之大典。大權猶未盡失。王迹猶未盡熄也。乃平王之末。桓王之初。鄭以懿親而交質。且射王中肩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且日後荀賈爲晉所滅矣。君子不惜之于迹熄之後。而惜之于將熄未熄之時。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興文武之道。復豐鎬之舊。其肯爲平王已乎。詩終于平王之四十九年。而春秋作。安得復有桓王莊王之風乎。曰平王之後。西周何以盡亡。曰地里志言初雒邑與

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

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

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故二都共方千里考惠王四年

鄭伯虢公同納王王與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與虢

公以酒泉是爲東周再削之始而酒泉在華州西畿之地

則自東遷歷四世百年而故都未盡喪也襄王十七年晉

文公殺子帶逆王入于王城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是爲東周三削之事則是時秦已滅芮始以臨晉瀕河晉

亦先滅虢守桃林之塞東西周從此異域矣若東遷之初

則攜王尙立于西周與平並立者二十餘年何況平王平

王以後天厭周德寢微寢削先澤在人僅能守府比戰國

時僅得七縣

史記

視東周初六百里之地又喪其半謂載祀

八百至是始亡者陋言也詩亡于平王書終于文侯之命故春秋託天子之事爲後王制法子輿氏于齊梁皆說以王天下而不復尊周爲事非達春秋大義者烏足語此餘並見國風義例篇

讀王風揚之水大車之詩而知聖人哀申息之亡憂荆楚之猾夏也讀邱中留子之詩而知聖人悼虢檜之亡知周室之不東征也周自東遷尙有大華外方之閒方六百里之地西據崤函通西京之道南屏申呂扼天下之膂東擁

成皋鍵中原之戶而且南陽澤潞拱其背轅轅伊闕峙其
前襟山帶河商旅走集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故桓王之世
猶能號召諸侯興師討伐自晉滅西虢啟南陽而鎬京之
故道不通河北之膏腴盡去自楚滅申滅息而東南之藩
籬盡撤矣莊王子鄭以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而成皋之
險阻盡失矣然晉以同姓主盟周室猶得其翼戴楚則滅
陸渾之戎于伊川遂觀兵周室使申息尙存楚何由馮陵
至是哉觀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前驅守禦則申息爲之藩
蔽城濮之敗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
門不啟子重欲以申息爲賞田而巫臣謂楚鄭必至于漢

是則申息者楚不得之不足以窺中夏中夏不得之不足以制荆舒者也。鄭得虢檜之墟齊晉迭伯與楚爭鄭者二百年。蓋滎陽成皋閒自古戰場。晉城虎牢而楚遂不能與晉爭鄭。及三家分晉韓得成皋遂以滅鄭。則虢檜故地周不得之不足以號令諸侯。伯主不得之不足以主盟中夏者也。當東遷之初楚偪申許使平王赫怒命方伯連帥南向討之何致煩畿輔之民遠行屯戍何至申息均滅于荆楚。且鄭滅虢檜以後虎牢仍屬于周使桓王不受射肩之辱莊王不棄成皋之險何至以一鄭迭爭于盟主。毛詩于戍申呂之詩但謂刺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至

大車則并不知爲楚滅息君之詩

據列女傳魯詩說見衛風答問

邱中畱

子則并不知爲鄭桓公取郟野畱之詩

據公羊傳見王風義例篇

何以

見申息之存亡關於周室關於中夏若是哉何以見鄭人取虢檜之陰謀周人亡虢檜之失計哉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申呂虢檜畿內之屏藩也唇亡齒寒不得謂在德不在險也且申息檜皆以女戎致禍正足明有德易興無德易亡地險與人和相爲表裏也

詩古微中編之四